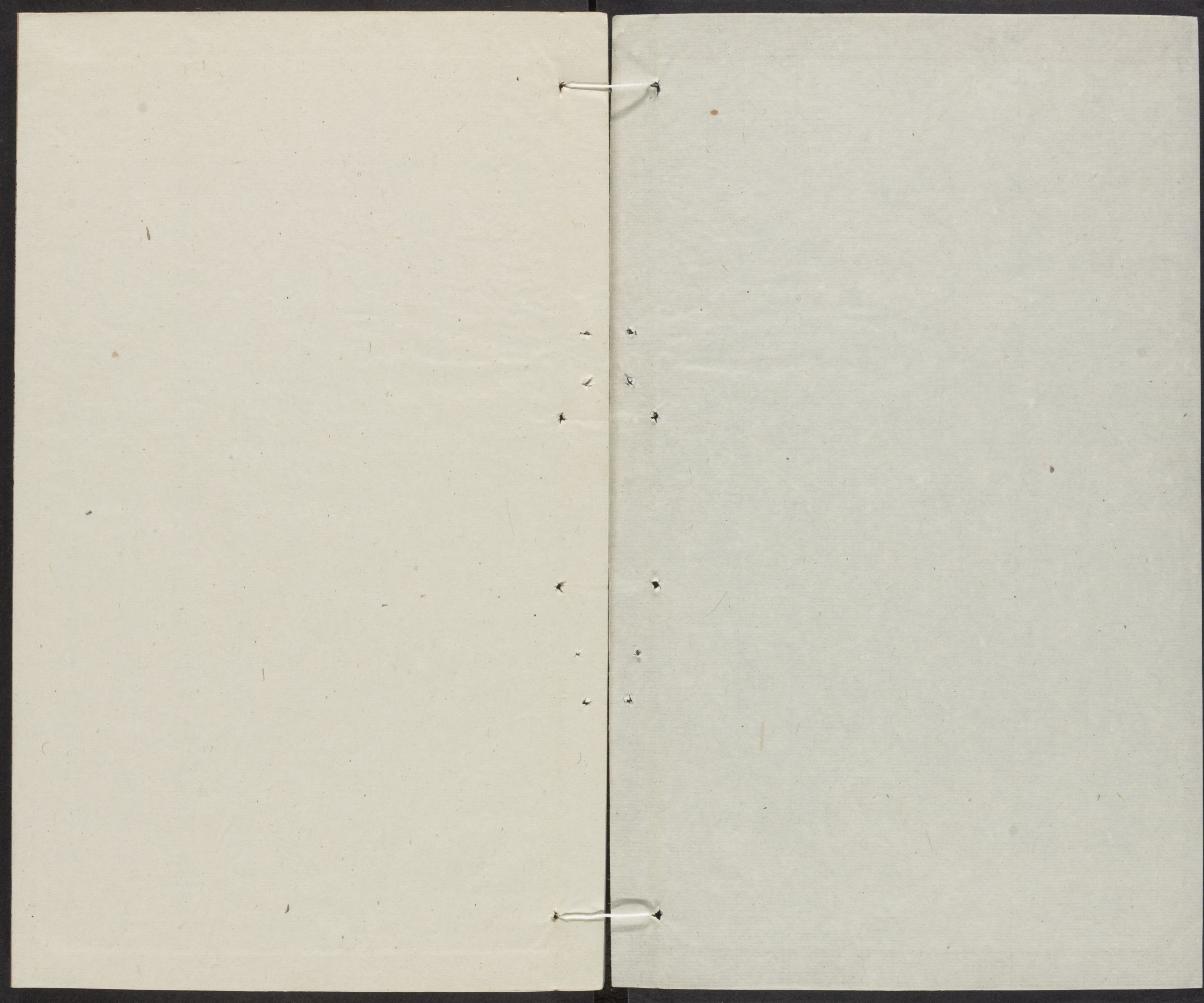


15

TS424/767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69



Faint, illegible text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ghosting.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is too light to transcribe accurately.

The right page is mostly blank,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or ghosting of text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



由拳集卷之十九

傳

吾謹傳

東海屠隆長卿



吾謹字惟可姑蔑人中書舍人吾廷介子吾廷介者薦行君子也謹天性機穎絕人侷儻為任俠好奢負竒傲立謂天下才無如已者少讀老子蒙周叅同契黃庭經素問諸書慨然有離世擢舉志辭家去登少華山學脩煉日據山絕頂散髮謠嘯蓋

宵然喪其六合焉已而僂竟不就久之益散棄歸
歸則依井開酒人劍客俠少年從事擊劍弄丸蹴
踰六博日與諸少年飲胡姬肆中每大醉騎出都
門走馬平原外識者咸目之曰此非吾舍人兒耶
柰何從市井輕薄少年遊吾氏自是墜矣且吾舍
人故長者何為令無子或以告謹謹曰吾舍人兒
有謹人言吾舍人無子何也謹誠不肖忝家大人
即如人言謹則何若乃遂稱吾舍人有兒也或曰
人言大都謂丈夫子能以文章取上第位尊顯以

亢厥宗則能為子矣謹笑曰此樸樵小儒輩事耳
誠若是於謹何有於是遂謝諸少年折節下帷讀
書為博士業三月就試有司盛飾冠服往執卷擲
管文頃刻立就上有司趨過其前風動衣裾文采
五色爛然有司詬怒曰何物小生敢尔呼左右答
之謹曰請閱謹文乃後行答可乎有司閱文奇甚
則又試五馬賦又立就奇氣翩翩橫出有司大驚
詫曰吾乃幾失一才子雖然若抱奇若是何為為
市井兒狀且若有父乎謹曰謹大人為吾舍人有

河曰吾舍人兒安得爾爾若有如是才而不自愛
是撲狐白裘反衣之耳謹曰謹受教已嘗學使者
來遂得就試於鄉以詩魁鄉貢第四人自始讀書
至鄉貢才三月耳所稱說經義絕不覽宋儒傳註
及試出人覆按其作語多與程朱旨合謹曰宋老
先生亦嘗道此耶奈何令謹為老先生後比歸謂
人曰疇昔之日人皆謂謹不肖不能取一第至謂
謹不能子今且如何以謹視一第直拾地上芥耳
而老博士諸生日濫廩既若倉鼠然竟白首死鄉

校何也邑人方豪負才好奢置衣千金謹聞之咲
曰以方生才且爾若謹者當何如哉於是貸城中
富家亦置衣千金既借計京師業已睥睨天下士
自負舉首時父故人為相謹往候之會故人以事
出五往不得見謹怒歸後故人過謹亦五至不見
故人乃大怒謂人曰此吾故人子負才狂誕昔者
嘗五過我我以事不得見乃我往過之亦故報我
者五此何禮也故人心銜謹且私度令若狂生第
上第當益狂以故才雖高竟不得魁禮闈比廷試

又抑置第三甲謹既不得舉首則心大憤恚不平
故人將薦之館職就試庶吉士詩乃曰突兀三山
近蒼茫五嶽佐致身霄漢上一掃淨虹霓見者益
惡其輕薄竟又不與館職則益又憤恚不平遂不
肯仕上書天子乞歸書五奏天子乃賜歸出都門
經黃河大陸渡楊子登姑蘇臺吊吳王夫差望虎
丘浮錢唐眺海門放意山川恹慨為詩訶往往跌
宕恣肆播弄寮廊見者大驚失色遂居西湖昭慶
寺藩臬諸大夫皆爭交謹咸見敬禮以子弟授業

餽遺腆厚遠近好事者多從謹遊戶外屢常滿時
李何諸公以文章雄海內餘姚王先生以功業道
學顯皆推轂謹才而謹獨強項諸公間與李何談
文章與王先生談性理之學率負氣矯矯雄辯時
山人孫一元居南屏山寺中數過從謹相與浮西
湖登飛來諸峰詩唱和不休山人才高詩悲壯謹
與居如韓白兩將軍對壘不相下嘗與山人對坐
縱譚千古謹語如奔濤赴海山人稍稍屈焉謹頗
以聲色自娛久之貌癯色黃山人嘗規之曰語有

之隨侯之珠不以彈鳥雀以珠之可貴而鳥雀之
不足以彈也子不見豫章之材乎托根深山培之
以土膏濡之以雨露宜其與華嵩同久矣而卒夭
其天年者傷於斧斤也甘井之水源通長流澄泓
湛碧混混其出不窮雖與滄溟比壽亦可而卒堙
沙石者盡於汲綆也夫形用則勞神用則竭人生
百年重須臾耳身非金石何能久存以百年易盡
之身而馳驚於擾擾之地何懼不死哉廣成子有
云無勞尔形無搖尔精乃可以長生故熊經鳥伸

龜息龍藏
在物猶尔矧孕扶輿之秀稟陰陽之和
鼎足二儀神靈萬物者哉至人者方將屏去外膠
遊於恬淡塵囂不溷其府醲華不滑其和故能後
天地而彫三光養於獨也若夫妖麗靡曼脩眉長
袖珠玉文錦嬌訶善舞割剝醲鮮沉湎淫泆耗形
枯精傷生滅性此庸衆之所馳非高明之所尚也
老子曰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瞽故尤物移
人禍水滅火斯其為戒不亦大乎足下躬特異之
姿抗矯翰之氣騁步千載雄視藝壇而乃垂情慾

火之娛忘其煎灼之戒是以隨侯之珠彈鳥雀也
觸情而動曾不慮後吾恐刀斧伏於林第之下而
大盜起於帷帳也竊為足下危之夫靈物至寶造
化所斲故麒麟斃於田父寶劍沉於重泉譬之寄
物於人經歲或忘寄寶於人取不越宿故楚大夫
賈長沙王文考王子安蔡伯喈曹子建謝靈運李
北海陳伯玉之流皆不登遐年其死也咸享修名
於萬世而其生也曾不得延性命於須臾天之生
才寔難而又多短折夭促如列缺之光一瞬而滅

豈不痛哉推斯以談足下之才鬼神所忌葆真自
愛猶懼不克延而又速之無乃不可乎謹輟然曰
足下言養生是也若所稱脩短之數沉痛興嗟何
不達也大鈞播物回薄推盪若起若滅萬形同敝
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大山或為礪石黃河或為
衣帶滄海或為桑田城郭或為原野摠而齊之大
椿冥靈蟪蛄朝菌綿促不同為救一矣而人生百
年之間如馳千里馬下峻坂何其速也達人齊彭
殤一死生洞觀冥極天地一指而悲傷恒化涕泗

泛濫不亦過乎山人曰非也達人不能於萬物不
惕於死生觀化無垠脩身待盡斯之謂遠覽之士
而無累之人也若委運主者而救形求盡竭精自
死謂能任死生不怛化以是為達不亦遠乎謹性
既好奢手千金一擲而盡不給則盡出妻子衣服
簪珥佐之家遂日益以貧而謹奢不已又好詆訶
流輩每見人作或無當輒大咲曰小兒學語一日
與方豪同坐或乞詩兩人豪詩先成謹後成成而
示豪豪遂袖其藁不敢出謹索之急豪竟袖不出

云謹既有聲文章家益大肆力研摩竟坐是死死
時年未四十謹為文雄邁自成一家言詩清曠間
出奇詭如李長吉嗟嗟以彼其才今天假年當不
止此惜哉謹以僻在下邑又早死而當時諸公知
謹者又皆不在世以是多不傳謹才幾於湮沒謹
既死其子不類平生所為詩文藁多散亡今雖重
存什一猶棄在敕笥中余遊姑蔑讀其文若詩姑
蔑人為余言謹甚詳於是乃為之傳 論曰漢人
有言駢弛之材泛駕之馬亦在上所御之謹負其

才氣好上人一不得志於舉首遂憤悶不平決去
高逝甘於淪落田間嗟謹為豪舉過矣然謹才豈
可少哉故人始屈抑謹良是其後乃竟聽其淪落
不收古稱休休大臣難矣哉嗟乎天旣天謹又泯
沒其文令不傳余深心惜之乃力可不足以振謹
傳其文第為之論著如此

開化令傳

開化令者楚人忘其名今上即位之二年與計
吏偕至京師下第選於天官得開化令單車之開

化去縣尚三十里縣中大夫士若父老子弟咸持
牛酒郊勞故事凡守令至郡邑郡邑人贈賄都無
所受乃令一切受之遽命從者橐而馳還楚中大
夫士若父老子弟相視竊謂曰夫人情有初者鮮
終吏初政共晚節猶或病其貪今令甫弭節於郊
輒所為若余矣他日庸詎可量乎是天下之大墨
也旣下車視事則不視事乃日召吏民博訪城中
及鄉之編戶貲產某也貧某也富而籍記焉三日
謁孔子廟召博士諸生講說經義即耳聽諸生講

說乃心皇皇焉若坐不安席者促諸生講罷輒馳
去
察於諸吏中陰賊鷙狡可共事
者結為心腹日諷縣中諸富家大姓饋遺趾錯於
庭不厭則下令曰方今公家用缺貸於民間量其
貲之豐約而出貸有差所不即輸者吾且重法處
之民輸者半不輸者半或以事犯則謂之曰吾知
爾富諗矣爾以貲橫里中而以任俠持官府乃今
以事來是遺之死耳尔謂吾力不足以殺尔耶卒
重罪之以故民皆大懼無弗輸者間有終弗輸而

卒無事可媒孽者則以飛語陰中之監以是民
益大懼訟者無問曲直皆罰金有罪者量其輕重
而行罰焉有一囚罰數金貧不能償召謂之曰若
有田產乎曰無之有室廬乎曰無之有妻子乎曰
無之則關三木暴赤口中數日無以償又守卒走
道上數日又無以償躰無完軀一賈客見而心憐
之為代償焉民皆咨嗟相竊嘆以訟為戒曰寧卒
受負無訟於官矣初蒞官入訟者數千人已數十
人已不過數人而已今謂吏民曰始吾之蒞官也

訟者甚夥矣乃今察察焉數人何故吏民莫以對
一吏進曰政謂明府賢明民皆化之不好訟身民
既恐不訟無所事事則日遣卒伺察民間有交易
爭鬪及諸違禮法者輒逮捕之而又稅諸商賈屢
貨析秋毫不遺一日出行見道旁沙汰者命械繫
之曰尔以沙汰為事所得日幾何對曰小人為業
微甚終日佯僕伏道旁爬梳剔抉臨流而汰之或
得毫釐或竟日無所獲則枵腹止耳令尔亦給我
哉爾以沙汰為事獲何可量而又日行市屢貿易

置箱中掩其不侑則攫金以走爾真大盜矣罰數
金其贖貨無恥類如此民既積怨莫可誰何相率
而陰謗令令聞之怒乃令百姓告訐者賞又遣卒
無論晝夜密訪有告者卒重治其人民於是益大
懼父子兄弟相聚保室中無敢偶語戶外者貪酷
聲稍稍徹於部使者以其新令也而姑置之然民
不任毒矣野史氏曰鄭子產曰僞聞君子長國家
者非無賄之患而令名之難何沒沒也余考載籍
及觀宇內世之貪酷吏多矣未有若開化令者也

白雲集 卷之十九
余客遊開化觀記其行事不敢言歸而傳之以告
司牧者慎念之哉慎念之哉

少司馬屠公傳

少司馬公姓屠氏諱大山字國望其先大梁人宋
中葉避金難始南遷句吳至諱季者再遷明州之
江北家焉是為始祖其弟某遷秀州於是吳越間
有兩屠氏居明州者至太傅襄惠公瀟而始大居
秀州者至太保康僖公勲而始大祖渭生偁偁生
公大父及父西安俱以公貴贈如其官公生而遷

伯祖襄惠公以泰山磨崖碑遺其大父故名之曰
大山字曰國望以泰山磨崖碑故也公為童孺時
風神秀異有俊才襄惠公嘗摩其頂詫客曰是兒
俊爽不凡他日當為國寶及長為人長髯偉幹頎
然玉立居常好魁磊之節儻莫自意而又陰重不
泄器局凝峻世莫能窺焉年二十三舉於鄉是為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明年癸未中進士高等出知
合州政先寬和持大體子惠元元豈弟有加焉而
禁奸詰慝即未嘗以三尺假人與縉紳學士處坦

夷不設城府人人延坐盡歡咨課治理又日引父
老子弟問諸巫疾苦務盡下情以故太守下令亡
不洞見閭閻隱痛者一時號稱神明州民積苦瞿
唐下流水歲齒城有蕩析憂公至悉力經營隄其
東州民賴之有李道士者挾妖術為州郡患所至
騷然公以計擒之身掠數百不中公曰吾以智取
之是吾與彼妖角智也彼故得以幻術禦我我且
以忠信馱之詰朝再掠之妖書出左腋下道士窘
求水漿不得竟炮杖下合州平陞南京刑部員外

節公在南京善治法律家言大司寇雅重公有
獄必以煩公公用精明致物情出入明允而尤好
平反冤抑暇與諸曹郎賦詩談枕其言皇王經
濟大業率鑿鑿中窳蓋隱然公輔之望矣陞江西
吉安府知府治吉安寬大嚴明一如治合州而清
操益厲門庭肅然有王尚書在朝諸公子稍橫里
中公悉取其蒼頭奴助虐者法之諸公子其後折
節改行為雅士尚書深德公嘗謂人曰使我諸子
得比於人數不蔑吾宗者屠使君教也世以是兩

賢之居吉安五年陞山東按察副使備兵徐州徐
州為東北孔道四方人物雜糅民悍而倍囂公至
一以寬大鎮物而以沉毅彈壓姦豪淮徐按堵時
貴溪相公在朝有蒼頭奴乘樓船下徐橫索驛遞
公執而善遣之貴溪銜焉竟無他十八年流賊大
熒標掠郟縣所至殘破公親督兵與戰平之都水
使者戴公鰲光祿卿陳公侃客死於徐公為之殯
斂收卹其孥使使護喪歸人以是大義公河決呂
梁氏且旦夕魚公為置洪賑濟百姓流殍來復馮

夷得不為災至今徐人德屠公不休云陞山東布
政司叅政尋陞福建左布政使時甌寧人太宰古
冲李公默為國子祭酒買田將樂為將樂人逋租
過半太宰囑將樂令為治之而今故不為治太宰
怒囑公切責令今故以彊直不阿雅為公知公曰
令寔賢奈何以祭酒故裁賢令頌反益游揚之後
太宰亦重公能守正不阿數薦公忝又高公義緊
而服太宰賢有器量矣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湖廣酉陽苗民吳黑苗龍許保反公會四川貴

州西省討平之酉陽蠻界思州自王新建蕩平之
後往往鼠伏狼貪出沒為姦至是竊發擁衆破城
部殺官軍所至焚劫為墟遠近戒嚴公以二省兵
出奇設伏左右翼擊殲之楚中丞平議者謂是役
也功不在王新建下陞工部右侍郎尋復以原職
巡撫湖廣 皇帝命脩太岳太和宮成 璽書慰
勞劇賊李邦珍馬三兒反公討平之李邦珍者曲
阜人駢脅多旅力號李千斤居大司馬幕府為記
室父殺人論死繫獄中邦珍聞之竟歸格殺縣丞

劫獄而去遂擁衆萬人橫行州郡殺一尚書兩侍
郎至宿州敗侍郎駱顯兵至德安公命應山知縣
葉震亨逆擊之擒其副將張金選賊衆遂敗逃去
馬三兒者邦珍妻能軍善妖術剪紙為兵每臨陣
則士馬從空中下矢鏃衣裾間如雨衆懼公伏劍
叱之人馬亂墜遂敗走公命繪像移檄天下捕之
鎮遠衛指揮丁表生得邦珍三兒檻送軍門三兒
向守者乞水從水中遁去復為湖北分巡魯才漢
兵備高節擒公命斬之部使者胡公宗憲以大捷

聞公巡巡謙讓竟不以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總制湖廣川貴三省軍務是時
苗民龍阿仔梗命全楚騷動公遣參將孫賢討之
授以方畧令設左右伏而自以精兵深入道獲苗
黨譚細奴賢撫之曰龍阿仔為梗西南邊鄙不寧
其奉督府命以重兵壓境且旦夕破足下能泐阿
仔致麾下功伐不小此大丈夫封侯之日也細奴
受命乃以中秋夕置酒大會擒阿仔座上我軍乘
之直搗其巢遂平苗人哀州土官冉世蕃年十

六梟勇絕倫欲奪父冉元位計督府公不可干乃
以黃金百斤他珠玉珍寶稱是白金絨綺之屬萬
計使使馳至公家是時公子峻尚幼夫人章語峻
曰女父清德中外其誰不聞今苗人以賂來而受
之是蔑女父之德也峻却之使者慙而還後公聞
其事命縛世蕃至轅門數其罪責之世蕃大懼終
公在事不敢奸父位時袁州父子累求賂於公不
得銜之會太宰李公默再起吏部復首推公兵部
袁州子世蕃大恚曰李一再入吏部必先屠某者

私也亦甚輕我彼能舉之我能抑之遂以南京兵部左侍郎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如故是時倭奴大舉入寇樓船相望自吳淞江直抵姑胥城下焚燹一空七團八團將士戰死骸骨如山積血流成川總制兵部尚書張公經以壯兵出戰壯兵不習水戰大敗張尚書嫁禍於公有 詔放歸田里而故銜者求釋憾不已遂被逮繫詔獄時公從舛御史大夫簡肅公僑以直節聞恭城伯陶仲文雅重御史大夫

而又心寬公以漏下四鼓上疏力救 世宗手批釋公罪放歸田里公歸而幅巾常帶脩然為布衣耕東海田置酒大會親故酒酣慨言曰三吳之役某席不暇暖行與禍會然惡得無罪 主上不沒臣平生犬馬微勞罪大而罰薄得歸復上先人丘墓令列在編戶歌咏太平視日餘陰皆 主上賜也故願與諸君浮白賦詩以終殘年足矣公起徒步至大吏經營天下三十餘年所至聲績砰隱而卒困於銜者以三吳之役敗歸然自耳目之所

睹記鴻伐茂明在在有之萬曆丙子余偕計吏北上道經徐州夜宿徐州逆旅一老父布袍皓首問余知為公族聳然起敬曰老夫就木遊魂不意今日得見吾屠使君宗人來使君亡恙乎使君撫治吾徐德博而功鉅風采比於天神其豈弟溫然父母也兒曹不能知老夫猶及見使君於今不忘余過徐距公治徐時越四十年而父老猶眷眷若余及余移吳會謁上官閩人從害問屠方伯安否某童子頗能憶屠公七閩賢使君亡先公者頌而脩

髯見人溫夷坦中至行公羨廩廩不苟也人蓋至今稱屠夫子又在京師時從楚賢士大夫遊往往能言公楚中事蓋兀然五岳重鎮云而以茂年棄在草澤淒淒終身惜哉公家居又二十餘年清約如寒士與大司馬張公時徹少司馬范公欽諸公往來飲酒賦詩時或豪唵大呼慨然起歸則杜門焚香燕坐泊如也終公世未嘗以一言干有司有司率皆殊禮焉晚年尤習黃老家言朗然舜照即詩文亦屏去不挂凶臆矣余于公為父行而齒最

少自童子受公知知公最深然公仕宦德業多沉
晦不自言余或以為請笑不答以故世莫能詳其
可述者董董若此矣

王處士小傳

曩余漁釣海曲姑蘓王生釋登嘗東芻東走哭故
袁相國墓下義甚高蓋不減徐孺子風而又雅富
才情藻思颺發余時居大海絕島中不聞王生王
生亦無從物色余者比余出山為濠梁之行疲維
舟闔閭城下舟人報王先生來余方病偃臥艙中

聞王先生來矍然病良已則起抵掌與語風雅之
道間及王霸大畧經營當世之具其於時事多所
不平所得意懸河倒峽庶幾安石王猛之流崔蔡
而卜卑之無論矣而自是乃定交比余又從濠濮
拉吳會則王生出其所為尊人王翁若狀若銘若
記若傳示余曰不腆先君布衣之行且藉子以不
朽余長跪受而卒業焉廼歎曰余無以得王生廼
今而後得王生余謂壞品奇物不可以旦暮卒遇
蓋其先必代有聞人彼王氏之先云何何彼卓犖

者暴而鵲起若斯之竒也則何居以今觀於王翁
之行烏乎而不有子若王生也王翁者豈徒儻葛
深智稱布衣俠始為豪舉卒歸柔澹則幾於聞道
矣王翁者守愚處士也始以計然術起 武皇帝
時吳會洛洞為青王翁散錢倡農氓築隄捍水身
操畚耜前歲以有秋而翁亦用是起家矣吳中俗
好奢王翁治家獨安簡樸閭閻有化之者會東方
兵興師橫視鉅盜編民避兵甚於避盜而王翁獨
愴慨起曰夫犒王師不勝犒賊哉盛供帳待之諸

吊苑問疾猶家人然諸部曲而下蘓蘇感泣謂王
翁長者相戒無犯長者去買宅晉陵主人以病奴
田難王翁翁曰第居此而病而無以家為吾室可
老也於是奴感長者高義而薄其主人卒去苑隣
舍斯可謂躬行仁義而有智計能權者耶翁即號
稱賈人子而口不言利稍積則散之曰季倫君夫
有錢癖彼胡異剖腹而藏者以身所自對產與其
季中分之事其母夫人朱終始孝敬無間迨其晚
年盡付家事仲子而鵬冠鳩杖日與故人賓客道

送於席止洞進之間鄉人爭相慕悅比於漢王彥
方管幼安云蓋王翁為人先後易轍寂後近真久
懿行其曠士之指歸則爾邪而有子若王生者又
以文采表於世以光昭處士之令德則幾完矣管
吳季札之塋也孔子弟表曰延陵季子之墓其德
至於今不廢也嗟乎王生而傳而翁而何用余嘈
嘈者為

程列女傳

列女姓程氏名菊英開化人幼淋慧知書容貌端

而髮長委地光采可鑑雅脩梱內之德里人張氏
子委禽焉青陽富人兒徐生者心慕程氏色求昏
其父拒之曰吾女業已許張氏徐生即富羨不可
易也徐氏百計圖之不能得則賂鄉大夫有權力
者言於督府督府檄下郡縣發卒圍程氏時程氏
父死矣父死之日歎曰吾女不幸為勢家所逼脅
而吾又無祿即世脫不諱喜兒以死持之不然者
吾不瞑九京至是卒熱程氏母若兄而劫程氏將
昏於官母且行且泣而回顧曰兒幸亡忌而父垂

死之言程氏曰大人勿憂兒兒不難一死以報大
人白璧可碎不受瑕矣五百懸車於門促程氏就
道暴甚程氏盥櫛罷更衣盡縫其衾衣而外束以
帶甚固懷短刀焉呼其嫂曰妾不幸不能卒事嫂
命也詩不云乎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妾不忍偷一
朝之生而貽萬世羞家有老親幸善事之嫂涕泣
不能仰視遂行程氏兄赴縣官縣官鞠之曰爾業
許昏徐氏父死而背之者何其兄曰許張氏非徐
也縣官曰有徐生尔安得張氏徐生富而為人雅

有文彼且以督府命求昏其誰敢不聽昏則女生
而家完不則女死而家滅尔弟疇之曰大運苟終
死爾毀行以從人滅大節而偷生仁者不為也為
人上者將綱紀是脩而棄之何以令也以督府之
威加於一窻女子乎縣官怒命行刑慘毒備至不
為變程氏行至半途謂侍者曰去入城幾何侍者
對曰十里程氏乃就輿中以帶自縊而死少選天
地晝晦風沙障人如傷列女寃者五百大驚啓視
輿中死矣趣白縣官官大悔曰吾以勢家故而殺

一列女乎命禮歸而壑之屠子曰人死則穢蘭死則芳若程氏人邪蘭邪列女不幸死強暴而再生太末西鄙無鉅儒名賢為之表著幾於汶沒嗟乎蘭彼豈為人而芳哉

沈嘉則先生傳

沈明臣字嘉則四明之櫟社人以文行高東海稱櫟社長後進咸尊事之曰嘉則先生先生為人高朗洞達父文禎賈俠用賈敗而先生起窮巷從里中授諸生業迺猷喜為聲詩弱冠上書郡守華亭

沈公幾萬言沈洋自恣沈公讀而詫之曰奇士補博士弟子居恒好廊落大節風流自命慕謝安王猛之為人慨然思以功業自見時亡有能用之者閱放之氣一發之於詩歌束髮濡毫染紙百韻俱落倏忽淋漓其上矣鋒穎旁射觀者辟易酒酣長嘯起聲碎鉤如出金石閣達自喜人或疑其少年挑撻竟莫窺其際也世廟時東方兵興督府尚書胡公辟置幕下先生雖諸生乎願時時與公握掌談黃石不獨供筆札之役垂空文自見也胡公為

人謔達微有酒失好士而善娼罵所喜輒賜千金
所怒箕踞張目其人立斃劍下矣士多從史而先
生獨匡以大義正色亡所阿公亦雅憚先生不名
遙望見為起立其見敬禮如此胡公行部太末及
七閩先生皆從行一日公燕將士爛柯山上酒酣
樂作命先生作饒歌鼓吹十章先生援筆立就至
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艸不聞聲胡公矍然起
捋先生頰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是直視陳孔璋輩
猶小兒至今刻石山上之閩中備賓佐躡大王峰

把醜呼武夷君意態縱逸旁睨一在須臾公至便
命酒雜坐蓋不減庾公胡牀之興云而客有言某
歌姬妖麗者時胡公業已被酒呼健兒為我取以
來少選麾下報姬且至先生正色起立曰渣携榼
且盡明公可以行矣胡公為醜醜登車去其輔胡
公以正皆此類也及胡公以功見讒妃請室中賓
客星散先生蒿目而奔哭墓下持所為誄編告賢
士大夫曰東方自島夷內訌百姓子哭父妻哭夫
無寧歲胡公親犯霜露冒矢石而芟除禍本安固

彊圍功曷茂焉而以讒也一臣不佞心傷司馬寃願
為司馬漣血白狀以故司馬死而其事卒白則先
生力也自是先生遂淪落湖海間往來吳越泛錢
唐登海門慨想慕鴟夷子揚靈處稅駕吳會浮
五湖陟洞連諸山至華亭拜二陸先生墓下留金
昌尋要離專諸之遺跡往往託之咏歌寫其胸中
跌宕遂杖馬華遊金陵捫鍾阜望國家王氣而日
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高傑才俊咸逡巡避席謂
天上歲星再謫先生亦自任不疑也曾將軍者僕

曷有文善先生下獄當死先生以計出之姑蘇
元美吳興徐子與武昌吳明卿新安汪伯玉輩咸
高才玩世而先生以布衣遊其間雅為諸君子推
轂客海上最久與朱邦憲為莫逆交邦憲亦奇傑
士即與先生昵好而嚴高先生雖酒中怒罵不問
三吳名士亡不延頸願交先生先生不惟辭賦超
逸且善談名理玄遠有致襟格翩翩如世外人亦
多世外語望見者咸心醉而去遊道日以廣而先
生終不以此稍自潤以才受知吾鄉三司馬三司

馬者張大司馬惟靜范少司馬堯卿吾家司馬國
望也三司馬呼先生老友歲時伏臘非先生不驩
而先生顧益嶷嶷諸公間既老度世終莫能用益
以山林自娛嘗語同志曰臣不事以空文見令得
當人主起迹羊承庶幾哉李鄴侯一動天文而卒
老箠冠命也每酒三四行繼醺朗吟李白詩但用
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靖想沙蓋疇昔奇抱鬱不
得展非孟浪已也晚好衣緋衣與二三曹偶踞坐
長林之下或白日行遊市中市中譁謂緋衣公且

至觀者如堵先生自若也而鄉里儉父猶然笑之
云先生好奇服誑世惡嗜所謂龍性哉久之論益
定後來之秀翕然共推先生以為主盟先生亦雅
好獎後進士歸如雲焉屠子與先生故同里閉不
相往來時時從他處竊讀先生詩若文輒自失也
曰今天下有沈郎者天生屠隆何為蓋幾下衛夫
人之淚矣而先生一日偶於張司馬公所見屠子
所為詩若文歎曰耳屠生十年餘迺今得之當亦
一快士敢從公乞一見司馬公曰若欲見屠生乎

吾為若致之一見如平生酒罷期至即中談咏達
曙矣自是每會必達曙屠子蓋以北面之禮見世
以此謂沈先生殊有道長者而屠子善折節兩賢
之先生為詩兼漢魏六朝唐人所長而尤善自出
竒揮霍雄渾不以氣傷格不以格掩材居然大家
文益疏宕有竒氣迺其魁瑋大節洵不媿其為文
世人徒知先生以其詩且不盡也則先生直詞人
豪舉已哉四明故甬句東當句踐霸越時多做儻
竒士至文章大業非不代有人若閔中肆外鑿鑿

登作者之場則先生實闢洪荒焉今先生為安石
王猛胡有文若是即有之非其至矣先生詩若文
才情並至神骨競爽玄境實際靡所不談而忽歸
於朗證證於正覺故貴此道也遁世作者或乏長
材則詭而跳諸偏枯以為險絕而務掩其短每誤
一篇杜門而首蒙襍被搆以累月穎至為禿也而
出號於人曰吾鈞玄尚竒夫苟情至即莊語而可
安事竒語則艱僻類出竒者而披覆其旨猶夫入
爾胡不遵大路趨而崎嶇走間道為間與先生論

此至為撫掌必若先生所謂遵大路而趨者也
世而不廢殺青之業則有先生在也

由拳集卷之二十

東海屠隆長卿 著

祭文

祭陳主事文 代作

余聞之莊生莫大於秋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
子而彭祖為天此何以故夫昧者之言泰山之與
秋毫奚翅大也彭祖之與殤子奚翅壽也斯不可
同日語矣若達者眎之即六合一坯也萬期一瞬
也而其間泰山以坯土稱大彭祖以數百稱壽不

亦陋哉泰山火矣而與秋毫同限彭祖壽矣而與
殤子同盡又惡取大小壽夭於其間哉余觀蓬蒿
之士繩樞甕牖藜羹糗餌至窮悴也而死尊官大
人位列王侯身都將相華軒朱茅錦衣玉食赫奕
一時貴倨於世無雙也而亦死迨其丘壠累累松
楸陰翳白日色慘蕭條以風即蓬蒿之士與王侯
將相俱銷沉淪埋化為異物至感不可辨余念此
未嘗不心惻惻動矣而營世櫻物之情且令瞿然
頓化焉嗟乎陳先生尚奚言哉方先生待詔公車

通籍金閨分 天子咫尺之符出宰大邑賢聲四
馳何盛也既進列鳩署為 天子司刑於內漸登
華要榮寵矣方將奏功名當世拱手取卿相之位
以上報 明天子而下以光其九族而多口且奪
先生去矣千里之駿一蹶不起先生歎且奈何歸
而樂志東海之上即令先生高春秋為國黃髮為
士大夫羽儀豈不休哉而造物者又且奪先生去
矣嗟乎先生鬼神且忌之矧人哉余懼先生不瞑
目九原也雖然余為先生稱莊生先生倘有味乎

余言即先生位列王侯身都將相而春秋登百年以死即先生一命不沾老東海布衣以死總之死耳而先生今且成進士為王官其所自堅者是以暴於天下即位不極而年壽不得長奚計焉且先生之所不死者固不在成進士為王官而壽不壽又何以云也彼顏回愿憲不死乎先生達者曰奚不瞑九原也某等嘗與先生有同官之誼追感疇昔為先生潛焉出涕以悲願先生死也無涯而吾生也有涯以有涯哀無涯斯惑之大者也先生有

知不胡盧地下邪於是相與遣一介行李采大江之蘋遙薦先生東海上先生之靈寔臨之

祭范夫人文二首 代作

生人厚薄百爾不齊搃之盡耳厚薄薄厚而薄薄而厚不厚不薄百爾不齊亦搃之盡耳世有生不食其福而死不登乎大年則磨磨炎炎惟命之尤其或富貴壽考榮名厚取諸造物如是而死可以無憾而世之吊之者乃猶逆探其侈心而絕情忿哀憐之不已為造物者不亦難乎亦舛矣夫又

出自名族來相司馬公五十年司馬公為國大臣
歸老田間多子孫又多賢也是司馬公之富貴壽
考亦夫人之壽考也司馬公填撫夷夏名滿宇內
是司馬公之榮名亦夫人之榮名也夫人之取諸
造物厚矣所可憾者壽不滿百然世固有滿百死
者而富貴榮名又或遠出夫人下其不以彼易此
明矣夫人可無憾九原而兒女子之情所悄悄哀
憐於夫人者終不能已也何故哉冬月諸子舉襄
事聊采蘋藻敬薦夫人夫人有知其以余言為然

與不與

名媛毓德中閨之良湘靈寶瑟南國明璫雜佩蘭
蒨陸離生光來相夫君周姒齊姜化洽王睢配美
河魴薦蘋宗祏奉時蒸嘗鷄鳴待旦刺綉流黃琴
瑟在御和樂且康相從夫君經營四方煌煌夫君
薰資文武晉貳夏官秉鉞於楚大江以西萬姓安
堵慶流皇輿名在軍府天子于襄維公之庸有
美夫人實相我公實相我公鼎鐘是勤功成掉臂
歸老雙白芝草琳琅堦庭奕奕含飴弄孫以永朝

夕胡奪以去歟返冥極先我黃髮哀此後昆月入
總維露下高旻明星猶爛吊客在門嗟靈不滅輝
暎千春駕螭導旌行空凌雲訪西王母登彼崑崙
再遊南嶽見魏夫人於乎黃河東注白日西傾何
形弗救何草弗零萬物擾擾誰者長生今也夫人
化亦何驚言采澗香言薦爾靈向夫人而陳辭寫
我心之怛怛

祭沈太夫人文 代作

嗟乎人者形也何形弗救矣生者寄也何寄弗歸
矣物有大年有小年然未有不盡者也其大年也
不取其為小年及其盡也亦小年也其小年也不
知其有大年及其盡也亦大年也故古今旦莫也
旦莫亦古今也萬期須臾也須臾亦萬期也鴻燕
以前吾不得而知之鴻燕以後吾亦不得而知之
大塊之中百千萬紀之銷沉寂莫其間者何可勝
道市朝也而陵谷矣宮室也而丘墟矣王公大人
輿臺胥隸編戶齊民也而異物矣曾不能一瞬也
嗟嗟形之不足恃也人獨柰何乎而以自託也竊

聞之世固有不盡而盡盡而不盡者人之所自託者庶幾是乎萬形擾擾吾分一形於中而泯焉無聞吾且為螻蟻吾且為舜菌是不盡而盡者也操靈修之術而立於不朽之林令形亡而神在身沒而名存且與日月同驚而天壤共救焉者是盡而不盡者也夫陰陽回薄大運遞遷我思古人無一存者矣而存者歎聖賢之名是聖賢未嘗盡也人之所自託焉者庶幾是乎吾郡沈太夫人之苑也人皆謂太夫人未可以死夫未可以死是苑之也

然人知太夫人之苑而不知太夫人之不死也太夫人者今封君沈慕閒先生之夫人而肩吾太史之母也太夫人之孀沈先生賢婦也而其母太史賢母也方諸子幼而沈先生家不造則日勤拮据之力以潔蘋藻備酒漿上事宗廟而下相夫子內收卹其家人而外以奉其賓客身所當梱以內事無不得當所與人無不得其歡心者斯不亦為賢婦乎少讀書知大義窮日晷以女紅佐諸子讀書時時口授書彙而又多作訓辭訓諸子率多名言

即操觚之士不過也斯不亦為賢母乎為婦賢為
母又賢有令名矣是不朽之烈也今太史曠代之
才也文妙天下而行高於古人天下知太史賢莫
不知太史之有賢母將名載彤管且與古敬姜之
流馳聲於萬代故人知太夫人之死而不知太夫
人之不死也某等忝太史同年之誼為昆弟則事
太夫人有母道焉今太夫人一旦捐館舍則無涯
之戚獨諸子也與哉乃為太夫人稱不朽而不及
沉痛悲傷之語蓋為太夫人言之非某等之所以

事太夫人者也於是同聲而盡一哭不自知其涕
之無從也太夫人有知亮無取於是矣

祭北郭朱先生文

吁嗟乎傷哉先生之無祿即世也事有不可詰者
亾人往往舉而歸之天謂茫昧宵冥回薄推蕩偶
與之遭誠不得其說耳竊謂人事無論矣即天道
何為者先生文收四海之聲而位不登台司才抱
皇王之畧而官不過郎署心營六合之觀而壽不
滿五十其連蹇而不得志也孰扼之其榮名一瞬

而輒告逝也孰促之方其激昂青雲也孰亨其運
會未幾而畢命黃墟也孰為之災謂景星鳳皇
不恒見見且不得而久先生固所謂不得而久者
也則世亦有久者矣謂寄寶於人取不越宿先生
者固造物所亟取也則世亦有不亟取者矣是又
惡可知耶余觀先生儻募窠廓睨大塊之間將
垢氣萬物而之乎玄冥即垢氣萬物而之乎玄冥
曷不身處人群神遊八極以市朝為隱以官為寄
以天地為蘧蘆以光陰為過客若東方生避世

馬馬不可而顧溘馬長終也朝露晞於白日業蘭
敗於秋風霜蹄蹶於中路婚嫁未畢何遽為五嶽
之遊功業未竟何輒謝人間之事吁嗟乎傷哉天
胡畀之才胡斲之年胡發之遲而奪之速是又惡
可知邪某等不佞辱次公太史先生幸收卹之門
下則事先生固通家丈人也今若爾庸得潛然
出涕以悲吁嗟乎傷哉先生會稽人卒於京師會
稽去京師數千里而遙經黃河大陸固達人所嘗
行遊也某等願先生魂氣無北而東東且返桑梓

依丘墓即不幸蚤世其所千百禩不漸滅者固有
在焉某等又願先生無戚於此然先生非有戚者
也薄陳絮酒敬吊先生願瞻英爽若恻怛至矣

祭方夫人文 代作

嗟嗟夫人毓德純明共孝莊肅閭閻典刑出自華
胄來相太宰董正百官以均四海於鑠太宰維國
之楨靈承於帝泰階是平式克內助亦曰夫人寢
昌寢繁光啟後昆三台中坻國喪黃髮夫人繼之
溘爾神滅遠近走哭亦孔之傷白日西馳倏忽四

霜嗚呼何流弗東何晝弗夜丘壠相望賢愚共謝
第觀古人今誰在者乃夫人則亦奚憾矣人或終
身荆布而夫人命極一品冠誥榮封人或糟糠不
厭而夫人肉食五鼎祿侈萬鍾由有春華易零朱
顏委棄而夫人則松柏女貞凌寒弗瘁世有中道
移天黃鵠興悲而夫人則齊壽偕老白首同歸身
食其福者或艱其後而夫人和九教子含飴弄孫
蘭茁芝秀玉立溫溫粉黛芳澤或乏脩名而夫人
之德配美周姜名在彤管千載流芳嗚呼乃夫人

則亦奚憾矣惟以典刑淪喪孰訓諸婦寶瑟沉湘
明珠絕浦言念弱息淚下不收翩翩素車返於蒿
丘墓未宿草原有新楸維靈神明弗掩土垣南涉
蠶齋東遊蓬萊桂酒靈弓歸來

祭同年伍進士文

嗟天乎何死我伍君也君脩身砥行四十年而得
一第夫脩身砥行四十年而得一第君亦良苦方
且營營乎眎四海為萬世規政自今日始余而輒
奪之也謂君何君第第矣死者何也死者第何也

譬之千將之新發於硎而輒摧之鋒也如大翼之
甫橋舉於霄漢而輒鍛之羽也如列缺之光一瞬
而滅也朝乎青雲莫矣黃泉謂君何天乎有意於
斯人其無意於斯人其有意於斯人也即令頡頏
盡資建非常而崇閣議奚不可其無意於斯人也
即勿嘗以一第而令得終彼首丘斯亦已矣奈何
從大江以西走數千里而北取一第曾未幾而溘
死都下為遊魂余安得呼巫陽而招之又令其家
之人悲歡錯行慶吊相仍以一第之故而重骨肉

之盛則何說也昔人忼慨沉痛興嗟於幽冥至譽
天地以不仁方造化為小兒坐此矣夫夫人之無良
即天之降罰宜慘今觀於伍君故長者敦龐沉默
又聞其居家多大節則居然好修之夫也奈何令
好修之夫至此哉君有同袍三百人死可續也人
百其身人百其身即吾三百人疇無是心豈惟吾
三百人即天下可知也余等咸壯士故嘗恥為兒
女子涕洟今也至此夫安得不為君泣數行下雖
然余為君稱達者之言君死且奚悲夫萬期亦須

史也何必四十年乎即百年亦盡也光陰逆旅也
何必都下為客乎即桑梓亦客也浮生大夢也何
必宛宛乎即生亦寄也天地亦幻泡也何有一第
乎即王侯將相皆無有也君第觀彼都人士後君
數十年而死者雖遲速稍異都盡亦其能後天地
而彫三光者何有其彪炳宇內稱不朽者又幾何
人若然則君奚以悲余等又安得為君悲也

祭史夫人文

嗚呼夫人共孝溫溫西池作鎮南嶽維尊下遊人

世配軋體坤一儀間氣分教立極雖雖朱絃既蘇
且遠夫人揚行天贊明德煌煌夫子玉璫黃流列
星佐帝崧高翼周名簡當宁風馳九州奉命 帝
鄉視憲南土 帝曰試哉問民疾苦直指觀風衣
繡持斧夫人治內朝夕欽欽若和五味若諧八音
胡竟仙逝迅彼列缺霞光孤暎凌空奔月玉槩收
聲鳳簫吹折宛轉興歌悲乎淒冽嗟嗟不有湫媛
疇相愆人清霜夏零凍雨洗塵歸來歸來返彼天
真返彼天真哀此士民載陳旨酒載薦香蘋涼風

肅肅素車磷磷

祭曾母袁太宜人文 代作

嗚呼宜人靜一端莊齊美王睢化洽姬姜相彼君
子明德斯煌鳳皇于飛和鳴鏘鏘乃生西賢歲歲
時英雙珠照乘白璧連城神颺並舉驅轂揚旌彼
鳳者雛頰而白晢橫驚四海萬里瞬息造物忌完
事有不測一抗青雲一摧其翼嗟嗟宜人哀情孔
多沉痛過傷遂抱沉疴次君色養朝夕惟勤衣不
解帶願代以身帝命延紀遂及食新於穉次君為

瓊為玫位佐秩宗聲華懸斗朝咨賦理一麾出守
余叨同事喜得老成撫治大郡倚以長城諸所割
割綜核維精民歌召父吏畏神明方資石畫冠冕
三吳胡天降割婺女瘵徂閭巷走視哀慟傾都秋
風何烈蕙苑蘭枯吳人不天賢守告去奔喪而西
大江橫霧竹馬無色父老編素余失貞良疇與咨
諏何嗟宜人悵焉蒿丘憾詞縮酒寫我煩憂

祭家司馬

嗚呼人亦有言歲在龍蛇賢人災九沅混濁二華

連摧天崩地裂喪我大雅惡風走石雷霆震瓦陽
烏光宛妖虹如赭有星累累墮於野三歲之中而
哭兩司馬繫兩司馬咸我心知心知已矣弦絕於
斯身非金石當此大悲一哭眼為血再哭髻為絲
仰天不答浮雲四馳已邛二月余病休沐鴻鯉自
東告公奄速羔乳失哀既定廼哭家人憐我病而
蒿目載哭載思思我疇曩疇曩謁公一見拊掌黑
龍感夢巖電示賞名駒踏空橫鶩颯矯矯神巫
視于天壤察形以機黜彼皮相管也失跖荆棘風

波余行坎廩余志婆娑欽崎厯落為人誚訶先生
曰嘻其如命何青松不改白日可磨世寧有此大
義峩峩肝膽相照他人則那區區管鮑千載么麼
余歸自燕歲在丁丑公也掀髯入門握手吾家癡
疥今解事否一官鷄肋文章救帚努力王事庶
其不朽冬月寒風蒼黃涉淮中疲永歎故情斯畢
重詞累械不宣我懷我懷夫君參差日莫天長水
遠大江橫霧離別幾何而哲人颺去嗟哉乎公鋒
穎嶙峋長髯偉姿僊官上真當其得意為英為雄

揚厲中原鞭駟豐隆一跌不收蠓蚋嘲龍角中和
第遂駕冥鴻陋彼小夫坐而書室自公之東蒞用
以拙懸解外膠高朗曠達神動天遊茫洋鞶鞞浩
歌鼓柅斯理超越或擘江雲或酌海月含光攝生
以延晚節大運告盡八十廼徂吁嗟乎泰山豈不
平滄海豈不枯萬物皆終時移數遷我有何術而
為公延年公也瓌瑰神情灑落形絳珪組心眷正
壑功名竹素雲天磅礴吐步九州苑歸五嶽苑也
何恨生亦不惡余忝國士大恩靡酬抱媿下泉鬱

紆煩憂沉吟自傷華屋山丘言悲東山忍過西州
中心不將涕泗交流何以哭公海岱山楸何以吊
公生芻白茅躬奠致之一官羈鞫望而搖鬼欲去
無翼原野蒼蒼高城夜笛吁嗟乎白日自奔江河
自汙狂走傾都哀此人群近淚濕土缶空斷雲嗟
我哭聲公平當聞

祭柴方伯季東文

嗚呼先生阨此大數磊塊之姿忠篤之慮勿憍以
遺勿靡以窳天錫貞良宜享神祐喆人弗福為善

者愍先生弱冠登朝德茂年青踐更中外龍矯
停何作弗典何吐弗經智發豁弩節皦日星洎晉
方嶽保釐江壩正身率屬明燭潛奸大白不厚物
莫免焉羔羊之風萬衆是宣生為貴臣布褐蕭然
逮其晚節益勵清德立功報主罔遺餘力精誠
乃心頭顱蚤白末路多艱才與命畸直弦曲鈎昔
人所悲往來關陝備歷嶮巇復構家難怛矣酸辛
兄終母死哀號九旻人世大痛橫集一身天禍方
烈人言未已轉盼之間大運已矣嗟乎先生脩行

良至受罰實苛從古善人盡所求多人則固然謂
天道何伊余小子獲幸于公長安把臂遂出五裏
余折而西公折而東傷此離析焱如飄風長逝永
絕我心則恫械辭寫哀哭斷雲空

祭張大司馬

吁嗟先生學闕無始德配上玄出崇茲議處垂要
言九流冥合五色相宣玉書鴻烈祕在泰山得天
者全用物則弘英靈間氣大嶽攸降穀華濃郁六
合從風朗照千春生為名臣死為明神死也何哀

吾哭我私以云我懷眷焉念昔悲從中來嗟余小
子束髮授易挈登堂皇望氣觀色駒也千里相許
以臆存亡滅沒一相而得命之不猶我戰載北魯

我戰載北

不我沮棄甲復來猶曰我武年幾何逢勞言良苦
驚是用奮不墜人下我之不墜曰先生故天地察
察知已寔難伸耶叔耶淚涕下泉一時氣義千古
永歎精遊金石白日為寒當予失路黯矣心摧先
生函是他人所非盤跚躑躅為他人嗤為他人嗤
先生是羞提身談藝庶幾無郵努力天路從茲以

往以事先生聊答疇曩歲月云何而公淪喪洪波
遷浮雲愴怳疇昔之夜脩途眇絕夢拜先生天
為隕雪不謂神靈告我以別歸自萬里倉皇哭公
塵沙在衣有慘其容華屋山丘先民是恫昔我侍
燕多士咸在衆言權竒厥化若鬼先生晚出片言
壓壘手提風雷鞭駟四海士以翕翹烝烝文采今
也索莫喪我老成桑枯海乾風日淒清山鬼夜泣
波臣不靈大雅茲絕黃鐘無轂喬木不陰傷哉女
羅公宗新摧梁父柰何嗟我髦士涕泗江河揮日
何益哀傷孔多於乎世有焉真專精靡他聖賢度
世靡景登霞古而無苑葵鳩在耶侯王厮隸同為
泥沙生無不足苑又何嗟沉痛興哀高明所薄仰
視茫茫魂兮寡廓



